

我在南韩三十年

崔 德 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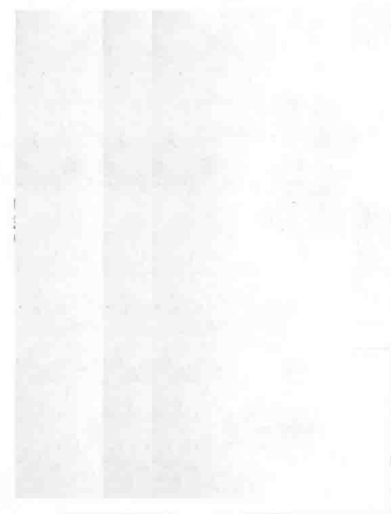
朝鲜·平壤

1989

我在南韩三十年

(在民族被分裂的悲剧中)

崔 德 新



朝鲜·外文出版社·平壤

1989

重新提笔有感

拙著《民族和我(在统一的道路上)》出书两年以来，广大读者对此书的反映，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回顾起来，“8·15”以后的韩国政治历史，雄辩地证明了任何独裁政权都绝不可能维持长久这一真理。

这期间，在混乱的韩国社会，独裁政权的荣枯盛衰频繁交替，依仗权贵的政治掮客们也象浮萍一般飘浮不定。

在如此乌烟瘴气的浊世中，象我这样在文武官场中长期官运亨通的人，恐怕也是不多的。

我虽没能挤入南韩政权的中枢，但一直在它的边缘周旋，也算属于高级阶层，享受过达官显宦之福。

但是，我写《民族和我(在统一的道路上)》一书，并不是为了炫耀我的这一经历，而是为了向读者谈谈我到了人生暮年才认识到的作为民族的一员应怎样生活的道理。

因此，我将读者的反映当作对我选择的道路所表示的同意，一心朝前看，望着光荣的未来，矢志于天道教教义，把“诚”、“敬”、“信”作为我坚定不移的生活指针。

今年元旦，我访问了崔贞烈女士，向她拜年。尊敬的崔女士诚恳地劝告我说：你既出任过历届独裁政权的高级官职，就应写一本书，该反省的要反省，该揭露的要揭露，以尽到历史见证人的义务。她的话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我便决心重新提起笔来。

我重新提笔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庆祝具有历史意义的“8·15”解放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作为民族的一员，心中感慨万端，受到了很大的冲动。我们的民族，从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日本帝国主义羁绊中解脱出来已有四十年了，可至今仍未有实现统一，仍作为被分裂的民族遭受着不可言状的痛苦和不幸。

之所以造成如此局面，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我认为，象我这样陷于反共的泥坑，对民族的统一置之不顾的人所犯的罪责，也是一个不小的因素。

从这种见地出发，我很想对那些今天仍在重蹈我的覆辙的同胞兄弟再赠数言，希望他们早日脱离那条邪路，走上为民族的正路。

我不是不知道，我这样做就会暴露我的污痕累累的过去和我们民族的耻辱，但我认为，这样做也是符合民族使命感的。

因此，我决心写出这部书，作为拙著《民族和我（在统一的道路上）》一书的姊妹篇。

从这部书中，读者们可以窥见过去在我的活动中长期起作用的认识是何等的错误；可以了解到在那使人性堕落，民族正气模糊的巨大樊篱里，我这个平庸之辈怀着自以为是爱国的、民族的抱负所追求的东西，却是颠倒了爱国主义和盲目的民族主义。

在由外来势力扶持的机构中，媚外分子窃据了权力的宝座，左右国民生死存亡的国度里，各种价值观必然是颠倒的。

现在，我要遵循先贤们说的“见过而不改是谓过也”这句箴言，开始冷静地写这本书。

我忏悔我过去犯了很多错误，并希望读者继续鞭策我这个走上了真正为民族献身之路的人。

崔 德 新

1985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果真解放了吗?	1
第一节 幻灭	3
冷漠的釜山港	3
临时政府的法统归谁?	7
在阴沉的日子里	11
第二节 建军工作和我	14
军队是亲日派的掩蔽部	14
天真的抗议	20
参与者之遭遇	23
第三节 青云直上	27
罗伯特团长的视察和野外上课	27
怀着教育者的抱负	30
在反共的湖滨	34
第四节 现实的思考	39
在疑惑中挣扎	39
赴美留学	41

第二章 “6·25”事变和我 47

第一节 在战乱的旋涡中 49

投入战场 49

被赶到釜山 54

总统的车中书函 58

“新韩”作战 61

第二节 当了讨伐队队长 64

坚壁清野战术 64

居昌事件和我的立场 68

家人的命运 73

第三节 “板门店的勇士” 76

“什么代表?” 76

舌战哈利逊 82

“应当嘉奖你!” 86

“经常准备”作战 92

第四节 回首“6·25” 96

第三章 我的外交生涯 103

第一节 想作新“王朝”的功臣 105

	在建立“亚洲民族反共联盟”的道路上	105
	自由党政府的强词夺理	110
	赴任驻南越公使	113
第二节	在政权的波动中	116
	“4·19”和麦克瑙吉的贺宴	116
	回你的岗位去	122
	支持军事政权	124
	友好使节团团长和卦象	129
	“得克萨斯”作战	134
第三节	在联合国的讲台上	139
	深感耻辱	139
	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妄动	143
第四节	韩日外相会谈	145
	光荣与耻辱	145
	韩日会谈的了结	150
第五节	驻西德大使时期	153
	“远交近攻”	153
	困惑感	156
	人力输出	157
	东柏林事件和我	158

第四章 梦想布德天下	165
第一节 就任教领	167
是天命吗?	167
为天道教的中兴	169
择定选举日作战	173
“不要辜负对你的信任”	175
第二节 统一路上的明暗	178
共和党的辩护士	178
南北联合声明和我的心情	182
政治是魔术吗?	184
维新旋风	187
第五章 决裂	191
第一节 病人膏肓	192
第二节 重踏流浪之路	196
没有归国希望的出国	196
东京声明	199
没有谈到的事情	204

第一章 果真解放了吗？

1945年8月15日，是我们所有的韩国人为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中获得了解放和独立而欢欣鼓舞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对我这个在海外迎接了“8·15”解放的人来说，这一天的激动也许比别人更大一些吧。我心想：“从此，我不再是亡国奴了，是堂堂独立国家的国民了。”

我满怀着希望和抱负，心象气球一样膨胀，浑身汹涌着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

我沉浸在甜蜜的冥想之中，想象着解放了的祖国和自己的命运。获得了独立的祖国，当然会建立民主共和制；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各方面该需要多少人材啊！……

我抑制不住急切的心情，想尽快回到祖国去。

这时，有消息说，以北纬38度线为界，北方由苏军、南方由美军进驻；在南方，美军取代日军实行了军事管制。

不知为什么，我对进驻北方的苏军有疏远之感，而对进驻南方的美军却有一种亲密之感。这也许是因为我曾和他们一起在印缅边境同日军打过仗的缘故吧。再说，父亲也已回到南方去了，我也就选择了回南方去的路。

然而，回到祖国一看，现实却与我所期望的完全相反。

迎接我的并不是自主独立的祖国，而是和过去一样，是异邦人横行霸道的天下。面对着祖国的这一现实，我目瞪口呆，惶惑不解，不禁反复自问：“这块国土，果真解放了吗？”

我感到好象被打了一闷棍，受到了挫折，在苦恼和烦闷

中挣扎。后来，我的长期军人生活，让我逐渐习惯了新的环境和条件，重新当上了军人。

当时，我并没有深思熟虑地想过我所选择的这条道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条件下，对我们民族的荣誉和我本人是否有什么意义。我只想到，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回到解放了的祖国，总不能无所事事，虚度岁月吧。于是怀着一种似懂非懂的民族主义信念，重新走上了军人生活的道路。

然而，我确实没有料到这一选择竟会决定了我的人生航向。

第一节 幻 灭

冷漠的釜山港

那天，天气格外晴朗，是名符其实的风和日丽的春天。大海轻漾着涟漪，我的心就象蓝天上的白云一样不断地飞腾飘悠。

我沉浸在冥想中，痴呆呆地凝望着遥远而浩淼的水平线，渴望着出现祖国的江山。

寤寐不忘的祖国！多么想念的祖国啊！

一到釜山，我就要带领三千多人在街道上列队行进，然后径直开到汉城，正式举行凯旋列兵式。在步伐矫健地震动着大地行进的队伍的前头，青年军官崔德新将昂首挺胸，表情严肃地前进。我是有充分的资格走在队伍前头的。

就这三千多名男女同胞而言，他们都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征兵、学生兵、劳务队、“挺身队”等为名，强行征集到中国大陆，受尽了非人的虐待和折磨，挣扎于死亡线上的人。

日军投降，被中国军队解除武装后，这些人也和日军一起关进了战俘营。当时我作为中国正规军的军官设法替他们摘掉了战俘的帽子。这些从广东省和海南岛一带集结来的人，编成了“韩籍士兵集中训练总队”。

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人聚集在回国的轮船上，海阔天空地畅谈起来，有的夸耀自己的家乡；有的谈回国后的计划和抱负；有的还建议说，为了永远记住过去的共同遭遇，希望大家往后继续保持联系。这都是令人感到甜蜜的诱惑。我不由自主地又沉浸在幻想之中：

群众的掌声和欢呼声震撼着汉城长安大街，人们的视线集中到走在队伍前头的我的身上。我心潮澎湃，陶醉在兴奋中，更加神气十足地阔步前进。

正在这时，有人喊我，我才从幻景中惊醒过来。喊我的是从广东一直负责做医务工作的朴医生、文医生。他俩都在日军做过医务工作，也被关进了战俘营，放出来以后来到“集中训练总队”，继续做医务工作，不辞辛苦地防治传染病和各种疾病。

他俩要求我快下决心，解决我们一行中的霍乱病患者的问题。

在中国广东的时候，我们一行中出现了霍乱病患者。由于医疗设备差、药品不足、卫生条件不好，以致归国途中有几个人死在船上。

两位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径直上岸，就有把传染病带进祖国的危险。因此，应当把患者送到医院船去进行隔离，其他人员也要过了所规定的限期再上岸。作为医务人员，他们提出的这一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爱民族、爱

国家的表现，我听了深受感动。

然而，我未能立即表示同意，因为我深知这三千多名归国同胞都有强烈的乡思。他们大部分不是在街上就是在田野里突然被抓去当兵的，情况较好一点的，也不过是在被抓去当兵的时候还听见了父母妻子的哭喊声。现在，这些九死一生要回祖国去的人，都归心似箭，一日三秋地盼着早日回到家乡。正因为如此，大家对两位医务人员的意见公开地表示了不满，甚至出现了一种不异常的气氛。

在我的脑海里，对亲骨肉的眷恋和对整个民族的热爱这两种感情之间发生了冲突。最后，还是大我克服了小我。我决心接受医务人员的建议。现在剩下的任务就是要用我这个人的“权威”、总队长的权威去说服同胞们了。

水平线上终于出现了陆地，祖国的疆土映入了我的眼帘。

船上响起了欢呼声。祖国南端的港都釜山渐渐清晰了。人们两眼不住地淌下了热泪。这天是1946年5月1日，从我们4月16日离开中国广东，已经整整过了15天。

我们到了釜山，没有上岸，一连18天停泊在海上。我们同海港当局取得联系，把患者都送到了医院船，我们的船也隔离起来。我们一心想着决不能把恶性传染病菌带到祖国疆土上去（我想说这种想法是爱国心的表现），没有急于上岸，挨过了烦闷难挨的日日夜夜。

5月18日，我被美军管当局——海港司令部叫去。这一天我所经历的令人气愤的事情，已在我的拙著《民族和我（在统一的道路上）》里谈到了，但这是将“8·15”解放后霸占韩国的美军所实行的军事管制的性质暴露无遗的典型事例，所以我在这里不能不重新谈一下。

我听到海港司令部叫我去，以为他们会给我以特殊的礼遇，怀着激动的心情，急忙走下了船。然而，我却碰到了出乎意料的情况，受到了令人难忍的侮辱。我身为一个大校，竟然被一个美籍日裔美军上士传去受了审问（而不是面谈），还被没收了随身携带的手枪和500元美钞。

我觉得浑身的血液霎时凝固了。我无处发泄满腔的愤怒，痛苦得心都要绞碎了。

回到船上一看，已空空如也，只有一位同胞在等我回来。据他说，在我被美军管当局海港司令部叫去受一个多小时审问的时候，一伙美军拥到船上，让三千余名同胞全部下船，解散了。接连的打击，严重地挫伤了我的锐气。率部凯旋的美梦完全破灭了。别说我是凯旋将军，就连凯旋军官都不是了，成了一个队伍被打散的光杆司令。

美军管当局没收了我的手枪和500元美钞，却未动我的军装，这意味着他们没有把我当作穿着中国军装的军官看待，而是当作同其他回国的难民一样看待。

啊，难道这就是对我这个舍生忘死地参加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解除了日军武装，而且拯救了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抓去当兵，受尽了种种苦难的三千多名男女同胞，把他们带回祖国来的人的款待吗！

祖国在哪里？祖国果真得到解放了吗？我思绪纷乱，如堕五里雾中，只有一件事情很清楚：釜山港待我这个怀着满腔喜悦、希望和抱负回来的崔德新太冷淡了，美军管当局对我侮辱太甚，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给了我以冷遇和屈辱之感的，分明是美军管当局。

这是什么缘故呢？我这样反问自己，又费尽心思去寻找

答案。但在当时，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当我历经了曲折的人生航路，到了晚年的时候，才找到了答案：进驻南韩的美军所实行的政策，是组建一支亲美的土著武装力量，不允许存在其他任何一种军队。

对此，我在“国军”建军过程中有很深的体会。

临时政府的法统归谁？

我在釜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就只好投奔汉城了。我相信，到了汉城，就能和家属团聚，同去年回国的父亲崔东旻、岳父柳东悦重逢，还能听听“临时政府”的消息，了解国内详情。

众所周知，“临时政府”是在“韩日合并”后亡命海外的独立志士们建立的。它虽然得不到中国政府的礼遇，也挂不出自己的旗帜，但对于沉浸在亡国的悲愤之中的国内外同胞来说，它还是让人们抱有一线的希望和期待的存在。

尤其我的父亲是“临时政府”法务部部长，岳父是统帅部总参谋长，所以对“临时政府”的权威，我是特别关注的。

老实说，当时我对“临时政府”是抱有很大期望的。

我认为，南韩的实权虽掌握在美军管当局手里，但这毕竟是过渡性的现象。既然美军进驻这块国土的目的是接受日军投降，那么只要完成了这一使命，他们就无事可做，没有理由再继续驻在这里了。这样，这个国家的主权就必然归于我们民族。到了那时候，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临时政府”的法统和权威就要由新生的独立政府来继承了。想到这里，我恨不得马上到汉城去。

这样，我这个从未进过政界的一介军人，便来到了当时南韩的政治中心——汉城。这天是5月19日。

到汉城一看，家人住的是乙支路六街的一所矮小的敌产房屋。按家里人口看，这所住房并不宽敞，但这还是一个叫朴玄煜的人好意给弄到的，是我们全家安身之所。

我略经休息之后，就到附近走走看看，首先是去打听我最关心的“临时政府”的去向。然而，“临时政府”早已不存在了。“临时政府”的要人们虽然分明都已回来了，可它的职权却毫无踪影。这是因为美军管当局除了军管以外，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形式的自主的民族主权机构的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不顾日本是个曾与同盟国为敌的战败国这一事实，照旧保留天皇制，实行了使天皇服从麦克阿瑟司令部的间接统治；而对获得解放的韩国，美国却完全否认了韩国国民的一切自主活动，通过占领韩国的美军实行了直接统治，美军象对待敌国一样以占领军自居。所谓“太平洋方面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第一号布告已经宣布，由麦克阿瑟司令部掌握南韩统治权，以英语为官方用语。

自从1945年9月8日美军进驻南韩以来，美军管当局对待韩国国民并不是友好的。当“建国筹备委员会”（简称“建筹”）代表到仁川近海欢迎他们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加理睬；当仁川地区劳动组合的成员们为欢迎美军排队走向仁川码头的时候，守备仁川码头的旧总督府日本警察竟向他们开枪，打死了好几个人，可是上岸的美军军官却说这是正当的警察行为。

从重庆回来的“临时政府”要人的入国手续也定得很不合理。美军管当局只准“临时政府”要人以个人身份回国，而且要零零星星地分几批入境。

因此，“临时政府”要人们虽然从重庆带来了“临时政府法统”，但无处插足。美军管当局根本不承认这个“法统”。